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当代新诗话 主编 沈奇

诗野游牧

○陈超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诗野游牧

陈 超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野游牧 / 陈超著.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5
(当代新诗话 / 沈奇主编)
ISBN 978-7-5450-3645-9

I. ①诗… II. ①陈… III. ①诗歌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101793 号

SHI YE YOU MU

诗 野 游 牧

陈 超 著

出 版 人 黄平利
策 划 田和平 马晓侠
责任编辑 阎 婷
责任校对 王 莹
装帧设计 沈 斌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西安市丈八五路 58 号 邮编:710077)

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4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0-3645-9

定 价 34.00 元



陈 超

1958年10月生于山西省太原市,2014年10月不幸逝世。生前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新诗评论》编委,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主要学术著作有《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两卷本)、《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两卷本)、《中国先锋诗歌论》、《游荡者说》、《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诗与真新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等。出版诗集《热爱,是的》、《陈超短诗选》(英汉对照)、《夜烤烟草》等。

2000年获《作家》年度诗歌奖,2005年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鲁迅文学奖,2008年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本书为作者生前精心编撰的“诗话”集,遂成其高卓绝响之作。

从“游荡”到“游牧”

——《诗野游牧》谨序

霍俊明

陈超先生是我的老师。他的新著《诗野游牧》即将出版，嘱我写序，我真有些惶惶然。电话里，我说：“哪有学生给老师作序的，岂不坏了规矩？”陈超说：“游牧，还要啥规矩。”好在交往多年，彼此相知甚深，我理解陈超一贯的“游牧”性情，遂写下我对此书的观感。

在我看来，这本书不是临时起意向传统“诗话”的致敬，而是陈超多年来自身诗学建设本源性的一部分。这种“现代诗话”的方式，是直接关乎生命与词语和诗歌精神之间相互打开的方式，是趣味，是性情，也是个人诗学的信仰。而早在他二十多年前出版的《生命诗学论稿》（1994年版）的某些章节中，就已采用了“现代诗话”的话语方式。在他笔下，词语和精神凛冽而温暖的相互激发，性情与知识的彼此映照，经验与感应的契合，理性与感性的对应，敏感与自持的有效性平衡，每每使我相信诗歌对于生命经验和某种艺术“真理”的重要性。陈超对一些毫无审美感兴和趣味可言的掉书袋式的学院派，高

头讲章式的唯理论和体系的诗歌研究，一直保持着审慎的省察和警惕。正因如此，他独特的诗歌批评文体、话语魅力和趣味、性情，久为诗坛津津乐道。记得1999年，24岁的我平生第一次离开故乡来到石家庄，那一年一场接一场的罕见大雪恰好配合了我无比孤寂的内心。一本五年前出版的暖黄色封面的《生命诗学论稿》，在那年溽暑、深秋和寒冬的每一个黄昏，给我带来激励与从未有过的感动。那时我对于自己的前途几乎一无所知，在漫天的雪花中我期待着冥冥之中的馈赠与掠夺。

“现代诗话”的言述方式，对陈超而言并不是新近的尝试，而是他多样的诗学话语方式中的一种。十五年前，当我第一次翻开《生命诗学论稿》第一页的时候，就在笔记本上抄下了其中的一句话：“诗歌的理论乃是生命的理论。”它也为我此后的诗学研究和诗歌写作奠定了基础。“现代诗话”，这种直接开启生命深处秘密和诗歌技艺奥秘的批评方式，正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诗学”。它给陈超带来的是新的动力和书写的活力与欢愉。我以为，陈超在写作严格的学术性理论批评著述的同时，依然长久倾心于“现代诗话”，在很大程度上与陈超作为一个优秀并且重要的诗人密切关联。正如诗人伊沙在《新世纪诗典》一书中所说：“陈超以诗评称著于世，却一直在写诗——我将此理解为真爱。我以为，他的诗是专业诗评家中写得最好的，这确保了他在将近三十年的时段里始终是中国当代最具实力的诗评家。”陈超说，他写诗话像吃哈根达斯，爽快，沁甜，有热量。的确，没有对诗歌创造的秘密和深隐的意趣深有同感和兴会彻悟的人，没有对诗歌创造的细节和蛛丝

马迹、草蛇灰线抱有探幽烛微能力的人，没有对诗歌的闪电具有探雷针一样敏锐和领受力的人，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虽近乎于“诗话”但又具有明显现代性、差异性的诗歌批评话语的。

从某个角度说，“现代诗话”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满于常规意义上的印象式“诗话”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倾心于复杂的修辞技艺和智力空间博弈的文本而言更是如此，它们需要真正内行的一针见血。而正是陈超这种特殊性的诗歌批评话语方式，形成了其难以替代的专业性、有效性和独特的诗学难度。这使我想到了当年的李健吾先生。他敏感的感悟式的批评方式，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算得上是绝对的“少数”或者“异秉”者。也就是说，对于没有特殊的诗学禀赋、创作心得和“细读”能力以及澡雪性情的人，这种方式不得为之，也不可能为之。而这在陈超以一人之力，为中外现代诗所写的140多万字的细读和鉴赏[《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1989年版)，《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2002年版)]的过程中也曾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凸显。我以为，陈超的诗歌批评就语言而言，是中国诗歌评论家中最为“讲究”和具有难度的。在他那里，“新诗学”也是一种特殊的“写作”，一场语言的挖掘和实验。从学生时代至今，读他的文字，我感到他几乎对每一个关键的词语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和淬炼，而奇妙的是，他的文字并不夹缠、晦涩，在保持高度、精准度和直入腠理的同时，葆有着语言自身的明快和生成性趣味。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诗话”就比其他批评方式更高级，而是说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对批评家自身的要求更高，非身兼诗人和批评家双重角色的内行难以为之。“诗话”的长

处是吉光片羽的闪现,简隽的词语与机心妙得的个人修为,确实能够直指诗歌这种特殊文体的核心。但是,诗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容易造成因话语“缩小”方式所带来的“整体性”架构的丧失和弱化。我以为,作为诗人批评家的陈超,老练地避免了这种险境,他的“现代诗话”以内在的连贯性,深化了诗歌艺术神完气足的“整体性”,它们秘响旁通而完整地表述了陈超对诗与思的个人化认知。这实际上是对批评家自身的生命活力、语言才能、性情趣味的超高难度的考验。陈超不仅经受了这种难度(有时是噬心)的话语考验,而且还同步领受到写作过程的快乐与慰藉。

《诗野游牧》所体现出来的批评话语的心态和心境也是深有意味的。与其他优异的诗评家一样,陈超在其主要的诗学论著,如《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中国先锋诗歌论》《游荡者说》《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诗与真新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中,所体现的当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沉思、忧患以及担当意识是非常明显的。陈超在这些著作中,体现了并不轻松的批评过程,在特殊的历史节点上,这些文字表达了当代知识分子内心和时代的双重阵痛、分裂、震荡与转换点。这正是陈超所说的在“求真意志”的驱动下,对灵魂和语言困境的双重揭示的艰难过程。而到了这本《诗野游牧》,如此诗意、机敏、率性、舒朗、轻逸的言说方式,则给几十年来的诗歌批评话语模式带来了旺盛的活力和可能的话语新空间。

从“游荡”到“游牧”,我仿佛看到一个让人心醉神怡的场景:一个中年男人骑着一匹白马,手持诗卷,腰间斜挎芳醇的

“草原白”，在葱绿的花香四溢的草原上游牧，随心所欲之地处处是自然而惊心的风景。正如陈超所说，这是在寻求一种差异性、局部性、偶然性和“无政府状态”的表意策略，像是一场自由、开阔、流荡、丰富、散逸而鲜润的“游牧”。而在作为学生和朋友的我的记忆里，这种细微、自然、原生、随性、独到、独立的话语方式，无论是最初在《诗与思》（札记）（1987—1989）、《蓝皮笔记本》（1987—1995）、《塑料骑士如是说》（1997）中展开的“诗话”实践，还是全面体现于这部《诗野游牧》的成果，它们是难以被模仿的，因为它只能属于诗人批评家“少数中的少数”所为。

当然，从“游荡”到“游牧”，其间的转换过程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轻松。多年来，这两个批评者形象一直在陈超的诗歌研究和写作中共时性存在或曰平行游走。“游荡”多为痛苦、孤独与沉重，而“游牧”的诗意、宽怀、放松和任性，显然更带有审美快乐主义和个体诗学乌托邦的意味。在二者之间保持张力，在过渡地带往返和跋涉，正是陈超多年来诗歌批评的重要姿势。对于这种“游牧”式的“现代诗话”而言，陈超真正做到了“少就是多”。看似词语和句段容量紧缩的过程，实则展开的是一种开阔和鲜活。这正如茫茫大海上撒网的过程，收放自如，缩进然后敞开的过程正对应了其“诗话”的本质。对陈超来说，“游牧的诗学”既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写作，也是一种特殊的观照世界的方法。如此，它也成就了诗歌批评与其对象的契合，“诗有别材、别趣”，诗话亦有“别材、别趣”焉。至于陈超的诸多“以诗论诗”的诗作，更近乎一种众多批评家难以企及的创设。这更印证了诗歌写作的才能在陈超诗歌批评里

的彰显，即诗歌批评与诗歌写作之间的特殊关联——相互补充、相互借重、彼此观照。正如诗人臧棣在《纸上的诗歌博览会》一文中所言：“陈超的文字显示了一种特殊的批评上的严格，它们既照顾到了批评的洞察力，保持它的应有的犀利和敏锐，又呼应了我们对诗歌阅读的快乐的外在吁求，做到了从容自如，舒放有致。”

《诗野游牧》无论是在现实的雾霾中还是在诗歌批评的践行中，都显得如此清新、可贵、难得，当然也更携带着难以想象的难度。我希望我的老师和朋友，继续骑着白马在逐水草而居的路上缓缓前行，任意东西。其实说到底，精神的快意“游牧”，与复杂艰辛的“游荡”同等重要。关键是很多人并不具备这种“游牧”的能力。而像陈超这样同时具备精神重力的“游荡”和轻逸欢愉的“游牧”能力的人，无疑是这个时代批评场域中的一个奇迹。

是为序。

2014年4月15日

目 录

从“游荡”到“游牧”

——《诗野游牧》谨序 / 1

第一辑 诗艺清话 / 001

第二辑 片面之词 / 087

第三辑 话语斜坡 / 133

后记一 / 215

后记二 / 221

第一辑 诗艺清话

对诗,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最好?有个老老实实的道理值得每天重温:把诗当诗。让诗说出那些只能经由诗才能说出的东西。

诗就是诗,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诗人都应记住这一点。诗毕竟只是诗,它永远应该是让人梦萦魂牵的东西。一个诗人的尊严,或是有尊严的诗人,首先体现在对诗的艺术本身的信义承诺。

读诗、读诗,读的是诗。因此,最佳的诗歌阅读,就是记住“我读的是诗”。不要小瞧这一点。没有这一点,就谈不上对诗歌真正的阅读。

对这一点,古今中外真正的内行有着共识。严沧浪曰:“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诗道唯在妙悟。”(《沧浪诗话》)读诗之道亦在妙悟,让它激活你的审美感兴、感性、直觉,使你感受生命的情趣。

为什么说诗“言有尽而意无穷”?因为可以言尽的是意义,而生命的情趣是不可言尽的。

糖的化学成分可以言尽,“甜”你怎么言?

诗歌是感官经验、生命情绪与活泼泼的心智相遇所产生

的审美趣味，而不是僵硬观念的推演，哪怕是“正确的观念”。审美趣味，趣味，还是趣味，这是真诗与赝品的分野。

指月亮的手不是月亮，给诗歌下的定义也不是诗歌，很难给令人迷醉的东西下严格的定义。诗不是凝固的“存在物”，而是“去存在……”过程本身。

3

对于诗歌写作来说，训练、专注、沉湎、教养，如此等等，是必要条件，但还有一个决定性的致命条件——我应该直接说吗？——天才。

可叹的是，没有对诗歌的审美敏锐感也是一种“天生”，对这样的人，任何知识、修养都帮不了忙。

纳博科夫说，无论现代还是古典，优异的文学其实只有一个流派，就是天才派。

4

海德格尔说：“艺术把真理固置于个别的事物。”这句话对外行和内行，语义重心是不一样的。外行认为，这里的关键词是“真理”，内行会认为是“个别”。

没有大视野的诗人，其实不会发现真正有力量的细节。

5

单就情感经验的提供而言，好的诗歌，或启人心智，或给

人安慰，或让人活得更自觉；或抚慰你，使你觉得生命的困境是难以逾越的，我们不必再自我折磨。但所有这些指标背后，还有一个总指标，就是作者应该是一个有性情的、有语言才能的、有趣的人。无论表达什么，诗，首先要吸引人看下去，得有活力和趣味。无趣的诗，读几行就会厌倦，用不着读完。

6

诗歌可以追求“深度”，但不能以趣味、活力和技艺的让步为代价，这正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与借用诗歌来“说事”的诗人的根本区别。

诗人叶芝说，智慧是一只蝴蝶，不是阴沉的食肉兽。

纯粹的诗人是美丽的，值得信赖的，他们使诗歌恢复了骨子里的纯正性。让我们相信，趣味、活力和技艺会带来诗歌意味的富足，让我们在乏味的时代挽留住审美趣味这一恰如其分的财富。

趣味、活力和技艺，是写作欢愉的保证。欢愉消除了话语权势，欢愉恢复了汉诗曾有过后来被中断了的生命血色素。有趣味的诗，有效地避免“滥情”与“说教”两大宿疾，让我们得以从一个具有美好性情和心智的诗人眼里去看看人生。

蜜蜂采蜜，同时也给花授粉。诗人劳动的快乐，就是蜜蜂似的美丽的快乐。诗人应有能力来胜任快乐。

7

旧体诗的基本语义单位是句子，而现代诗的基本语义单